

莫斯科雜憶

宋希尚

浮生散記之三

史達林的偽善面目

民國二十八年夏秋之交，我因公追隨孫特使哲生(科)有蘇俄之行，逗留月餘。迨諸事會商結束返國之前，照例有外交上鷄尾酒會之慶祝，我們同行共有四、五人，由駐俄大使楊杰(耿光)陪往，時間在某日晚上九時開始，地點在莫斯科郊外某大招待別墅內舉行，我們準時赴約，先由蘇俄外交部指派人員接待，園址甚大，花木扶疏，碧草如茵，暝烟生水，電光逗人。舉目四望但見樓台亭閣散布四周，或高或低，或遠或近，朝雲暮靄，清風明月，逍遙其間，大有蓬萊仙境之感。未幾，第一書記長史達林出現，大家齊集大廳上，由孫特使介紹我們與史達林一一握手，史達林手掌巨大堅實如熊掌，身材高大壯碩如蠻漢，從他的覆唇濃密之鬚鬚中微露一絲笑容，深沉而奸詐。旋與孫特使攜手並肩，緩步走出大廳，散步草坪。有說有笑，狀至親暱，同到二三百碼外之小閣上暢談。我們由外交男女招待員分別相陪，寒喧閒話，對居留莫斯科旅舍中，起居飲食，所見所聞，多所問詢，似乎十分關心我們一羣生活居址。在

那漫漫長夜歡會之間，一方面隨意欣賞名園風光夜景，同時侍者們穿着制服，有禮貌的不斷供獻飲料和汽水、啤酒兼及水果、魚子等小食，輪流奉獻，往來于人羣中，有時亦可自由走動，參觀其各廳處之陳列裝飾，若干招待女郎，均衣服整潔，訓練有素，大多擅英語，長交際，相偕散步戶外，或摩挲林影下，談笑風生，消磨數小時，于不知不覺中，大有飄飄然如在洞天，而非人世之想。大約黎明三時左右，正式酒會開始，為一種自助餐方式，首先大家舉香檳酒為兩國元首祝福。繼則相互同祝健康，俄人善飲，酗酒尤為天性。時有人忽以大杯伏脫卡酒向孫特使致敬，且以乾杯為條件，孫顧左右，以我為最年輕，且知為紹興人，比較起來略有酒量。于是向衆宣稱，此為我西北公路局宋希尚局長，來自抗戰前方，特向大家乾杯致敬。我受孫特使推荐後，誼不可却，遂挺身而出，與對方某君舉手碰杯，昂首開懷，盡伏脫卡一大杯啤酒，在場人員見此壯舉，掌聲雷動，歡笑之聲達戶外。俄產伏脫卡酒與惠斯奇及我國高粱酒性近似，且較猛烈，一氣呵咽尤覺入喉衝勁太劇，難于忍受，啤酒大杯，

容量亦不小，壯年的我，自問勉可支持。回憶民國二十四、五年在南京公務局長任內時，曾一度在日本大使館舉行「酒戰」，達成「一口氣五十杯」之豪飲，而不辱使命。此次又在俄國交際上爭得勝利，深自興奮。同時楊杰大使與同行老友陳伯莊、林彬諸兄，則對我特別關心，連袂扶護，亦步亦趨，時時問我反應如何，羞惡我酒力不支，貽笑大方。此為我有生之年，豪飲之最後一次，大可紀念。直至深夜五時左右，東方已現魚白色，慶祝晚會，欣告結束，照例由主人送客在廊下，按某特種電鈴，招呼停放花園大門外貴賓汽車進來接客，凡規定自大門外駛入之汽車為時恰好五分鐘，所以我們隨孫特使之後，一一與史氏魚貫握手道別，齊至送客台前，鵠立約一、二分鐘，始見我大使館之汽車開到，史達林不動聲色，下階為我們開汽車門，各道晚安，回顧汽車司機耳語說：「遲到了二分鐘」，遂揮手離去。行至中途某司機回想種種，忽然間如大夢初醒，在車上回頭說道：「與我耳語者，必為史達林無疑，我能有此機會，與他交談，真是一生無比光榮」自言自語，精神異常興奮。俄國第一號共產黨頭目史達林，在當時俄國境內處處高懸他的照片，即在我國新疆省境內，凡與俄國機關有交往之處，亦均高懸史達林照片。因此無論任何俄國人，均從各處照像中空習見史達林濃眉、密鬚、方面、大耳的貌相，毫不陌生。翌日，該司機竟因病請假，經我再三探詢，據告該司機回家後，立即將其家人大大小小，一律喚起，開家庭舞會，飲大瓶烈性酒，載歌載舞，同為其慶祝如天而降親見史

達林與他談話之幸運，直至天色大明，酒醉如泥。難怪在昏黑中，剎時間，照像習見之人無意中驟然發現于眼前，且與之溫和細語，雖含有責備之意，但狀至親切，使該司機受寵若驚，竟至狂歡不已，此乃由崇拜英雄之心理所使然。

廢宮運河泛舟艷遇

在莫斯科公幹時，某星期日下午，我與同行諸友陳伯莊兄、林彬委員（立法委員）及黎先生等相約作俄郊之遊，當由我駐俄大使館秘書胡女士為嚮導。胡女士為中央大學高材生，服務大使館已有數年之久，擅交際，對人和藹可親，能說一口流利俄語。我們因莫斯科附近的名勝，都已涉足，遂擬定目的地為離市區五十餘公里的廢宮（Tsar's Palace），廢宮原為耶卡切立娜女皇所建，一七九六年女皇駕崩，其子巴維樂（Paul）繼位，工程遂即中止，成為俄國今日大規模之廢墟。該地為一大平原，丘壑粗具，樹木成林，綠草如茵，鳥語花香。宮之四圍，鑿有運河，水深及丈，清可鑒人。河傍若干小畫舫，清潔美觀，專供遊人泛舟欣賞，誠為當日厭倦都市生活別有風味的週末遊覽好去處。

我們出遊的當天，天氣晴朗，和風撲面，旖旎風光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汽車到達後，即步行入宮，首先見到的為若干已成之建築物。經過了幾處曲徑通幽，豁然開朗。面對一灣秋水，淙淙圍繞。先我們而來的男女遊客，紛紛買艇遊盪，他（她）們或對坐搖曳，或隨波逐流。我等五人，排立岸邊，欲覓舟而不得。正想坐草坪閒話間，適一小空舟

迎面而至，胡女士遂與講價買棹，並以環繞一大週為航遊全程，登舟後，自由擇座，我的位置，適居其中，彷彿一舟之主人翁。再由彎曲河身轉至直線河道，瞭望之遠，可達數千尺。忽見一豪華遊艇出現，一望而知，為政府高級官吏所乘者。由於兩舟幾同在一直線上，瞥見一年約四十許的美麗女郎，獨坐操槳，儀態萬千；我們正在評論之時，又見她加速直駛，注視我等，似在尋一目的物者。當兩舟相近之際，女郎神態緊張，且頻頻揮手示意，似欲與我們交談。迨兩舟相接，胡女士與她寒暄，女郎不問情由，堅欲我們移舟共遊，她願自任嚮導。因其表情熱烈感人，態度堅定誠摯，不忍強拂盛意，勉強從之。胡女士為我們一

介紹後，不料女郎竟指定要我與她並肩而坐，似乎特別對我好感；但以我不諳俄語，則又大失所望，而其親暱之情，却流露於周旋應對之間。此不僅使我個人受寵若驚，更使同行諸友為之愕然不解，一時竊竊私語曰：「老宋桃花運不淺。」或曰：「何以有此一段艷遇？」我亦無法自解，此身似在夢境，左之右之悉聽擺佈。未幾，夕陽在山，遊人漸散，我們除對其表示感謝外，聲言擬即道別賦歸，詎女郎又堅留不許，必須共乘其自備汽車同赴她家茶點，略盡地主之誼。並說：「家中有人渴想與君等中國朋友相見，豈可過門不入？」意頗含混，大家面面相覷，不知其葫蘆中所賣者為何物耶？但又未便堅拒。且據胡女士熟悉俄方內情者之推測，俄人能有自備汽車者，必為政府高級公務員無疑。又彼此萍水相逢，毫無恩怨，自無惡意可言，況種種表現，皆出至誠

，不妨以不變應萬變隨其意旨，以觀究竟。車行半小時後，抵一高貴住宅，女郎急叩家門高呼曰：「王郎歸矣！」啓門而出者，為一年約六十六右之老嫗，滿頭白髮，以其凝重之目光，自頂至踵，諦視余不稍瞬者，久之，徐徐自語曰：「世界上果有如此相像之中國人乎？」延入客廳，召僕人出蛋糕及咖啡相享。至此，老嫗始婉轉實告曰：「數年前，有一中國留學生，在俄接受航空訓練，小女與彼由相識而相戀，情投意合，且已訂婚嫁之期，不料忽被召返國；初尚有信來往，近三四年間則人杳音絕，甚至存亡未卜，我母女兩人，朝夕相對，思念至苦。小女今幸盪舟河上，邂逅宋君，儀表形態，宛然相若，似見故人，欲傾積愫，乃敢鼓其勇氣，不避嫌疑，自動自介，雖僅此數小時之盤桓，然已大慰我母女數年來之懷想。冒昧邀請，或為諸君所見笑，然實出自至性與真情。至招待簡慢，還請多多見諒！」於是在座者，始恍然大悟，告別時，女郎與我握手不釋，一再撫背祝福。人在舟中，喜從天來，在似夢似醉中此一段竟意不到的奇遇，真不知從何說起？

莫斯科歸來兩年以後，陳伯莊兄出任滬杭甬鐵路局長，在某一次宴會中，陳局長見到我忽然想起旅俄一段掌故，乘興當眾為我介紹說：「此海外真假王郎，桃運齊天，應請浮一大白。」一時哄堂大笑。三十七年後的今天，夜闌人靜，一燈獨對，偶而憶及此不知名姓的美妙女郎，莫明來歷，糊裡糊塗的一段經過，猶不禁啞然失笑。